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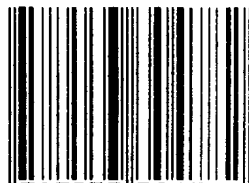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二四六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EB56/06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二四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刷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3.37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二四六冊目次

子部·小說家類

青瑣高議前集十卷後集十卷別集七卷

〔宋〕劉斧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紅藥山房鈔本

一

雲齋廣錄九卷

〔宋〕李獻民撰
中山大學圖書館藏民國二十五年上海中央書店排印本

一三九

五色線集三卷

不著撰者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弘治刻本

一六四

續夷堅志前集一卷後集一卷

〔金〕元好問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二一四

異聞總錄四卷

不著撰者
中山圖書館藏清康熙振鸞堂據明商氏刻稗海本重編補刻本

二六二

效顰集二卷

〔明〕趙弼撰
南京市博物館藏明嘉靖二十七年趙子伯重刻本

三〇三

都公譚纂二卷

〔明〕都穆撰 陸采輯
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

三五九

虞初志八卷

〔明〕湯顯祖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

三九六

祝子志怪錄五卷

〔明〕祝允明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年祝世康刻本

五二五

西樵野紀十卷（存卷一至卷五）

〔明〕侯旬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

五九六

見聞紀訓二卷

〔明〕陳良謨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七年徐琳刻本

六一九

冶城客論一卷

〔明〕陸采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六四五

祐山雜說一卷

〔明〕馮汝弼撰
山西省祁縣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顏堂秘笈本

六七四

青瑣高議序

萬物何常不同亦何常不異同焉人也異焉鬼也茲
陰陽大數萬物必然之理在昔洪水淳品昏墊吾
民幸而不為魚者幾希矣鬼異物相雜乎洲渚間聖
人作弄象其形使人不達又驅其異物於四海之外
俾人不見則異物萃乎山澤氣聚散為鬼又何足
怪哉故知鬼神之情狀皆聖人也見鬼神而驚懼者
常人也吾聖人所不言慮後人惑之甚也劉斧秀才
者自京來杭謁余吐論明白有足稱道復出異事之
數百篇予愛其文求余為序予之文自可以動於高
目何必待予而後為光價予嘉其志勉為道百餘字
叙其所以夫雖小道亦有可觀非聖人不能無異云
耳資政殿大學士孫刻振序

紅藥山房鈔本

青瑣高議目錄

卷之一

李相

李丞相善人君子

東巡

奉文去異物遠避

善政

張公治郭進猛虎

明政

張平產明斷分財

御愛檜

御愛園風雨轉枝

柳子厚補遺

柳子厚柳州立廟

韓公祭文

公為文祭柳子厚

葬骨記

衛公為小蓮葬骨

紅藥山房鈔本

叢塚

富公為文祭叢塚

續補

思感富公立叢塚

彭郎中記

彭介見靈神治鬼

紫府真人記

叔靈被訴於陰府

玉源道君

羅浮山道君後身

玉屋山道君

許古遇道君追虎

許真君

新成蛇白日上昇

顏魯公

顏真卿羅浮尸解

卷之二

羣玉峰仙籍

斗益夢遊羣玉宮

慈雲記	夢入已覺因悟道
書仙傳	曹文姬本原書仙
廣誦仙怨	寶弘除賦作仙怨
卷之三	
高言	親友人走竄諸國
冠萊公	晉神神表忠烈
麗文新說	序孫次翁作詩意
嬌娘行	孫次翁咏嬌娘詩
瓊奴記	宦女王瓊奴事迹
王平甫歌	平甫作歌咏瓊奴
李誕女	李誕女以計新蛇
鄭踏女	鄭踏女以計殺賊
卷之四	
王寂	王寂因殺人悟道
王實	孫立為王民報冤
仕愿	青中教仕愿賊賊
卷之五	
名公詩話	本朝諸名公歌詩
遠姻記	鄭敷齋婦王氏情
流紅記	紅紫題詩翠舞氏

三

長橋隱	魏志長橋遇水仙
卷之六	
驪山記	張俞遊驪山作記
溫泉記	西蜀張俞遊溫泉
貴妃漢記	老僧上得貴妃漢
馬苑行	劉禹錫作馬苑行
卷之七	
孫氏記	周生勿麻娶孫氏
趙飛燕外傳	列傳娶飛燕本末
卷之八	
布衣先生	真宗進朝末
呂先生記	曰處士唐純題詩
續記	呂仙翁作沁園春
歐陽崇政	遊嵩山見神仙洞
何仙姑續補	李正目真殺婢冤
卷之九	
韓湘記	韓湘作詩識之公
詩淵精格	本朝名臣題詩格
詩藏	本朝名公為詩藏
荔枝記	危齋為荔枝題詩

四

卷之十

王幼玉記

幼玉思柳富而死

畫像記

記王公忠勇節義

曹太守

曹公守節不降賊

青瑣高議前集目錄

紅藥山房鈔本

青瑣高議前集卷之一

李相 李丞相善人君子

大丞相李公昉常謂子弟曰建隆年元夜藝祖御宣
德門初夜燈燭燦煌蕭鼓間作士女和會填溢禁陌
上臨軒引望目顧問余曰人物比之五代如何余對
以人物繁盛比之五代數倍帝意甚歡命移余席切
近御座親分菓餌遣余顧謂兩府曰李昉事朕十餘
年最竭忠孝未常見損害一人此所謂善人君子也
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見也吾應官五十餘年兩在此
地雖無功業可書竹帛居常進賢雖一善可稱亦俾
進用而又金口稱為善人君子此吾不忝爾父也爾
等各勉強學問思所以起家為忠孝以立身則汝無
忝吾所生也

東巡 奉太岳吳物遠迎

真宗東巡告功泰岳駕行有日一日泰山耕耨者俱見
熊虎豺狼莫知其數衆聚入於徂萊山後有百餘人
驅之耕耨者詢其人歎將安往應曰聖主東巡異物遠
避至於此地亦皆潛伏岳靈勅五百里內耕場壟毒
之數亦不得見夫聖人行幸肅清如此

善政 張公治郡進德虎

鄂州公字有追虎碑大風雨斷裂在地不可考聞
諸父老云昔張侍郎知鄂州入京道有虎害物行客
莫敢過公呼吏詢之曰汝能集事乎吏對曰能公賜
之盃酒汝能執符為吾追某處虎來汝不往且斬汝
吏別其家曰吾之肌膚虎口矣吏痛飲而去行未二
十里果見巨虎耽耽由道而來吏執符於地遠去望
之虎以前足問其符執視之乃却符隨吏而來傾城
皆閉戶登屋升木望之虎至府公坐堂上虎望公開
目蹲伏若待罪者公怒叱曰汝本異物孰敢據道食
行旅公乃呼吏為吾治其罪虎乃伏吏旁不動案成

紅藥山房鈔本

公命如法槌之既畢公誠虎曰約三日出境不然盡
殺之虎乃去死於地化為石矣他虎皆入於遠山也
今呼為石虎許曰善政之服猛虎也如此不獨古之
虎出境故知文公之雖去惡漢非虛言也神明之政
何哉無之

明政

張辛崖明新分財

尚書張公諫知杭州有沈章訟兄彥約到家財不平
求公治之公曰汝異居三年矣前政何故不言也章
曰常以告前太守反受罪公曰若然汝之過明矣復
槌而遣之後半載公因行香回顧左右曰何証兄沈

又

印

章居於何處左右對曰祇在此巷中與其兄對門居
公下馬召章家人并彥家人對立謂彥曰汝弟証汝
言汝治家掌財久矣伊幼小不知之費多少汝又分
之不哥果均乎乎不平彥曰均乎詢章曰不平公
謂彥曰終不能減章之口兄之族入於弟家弟之族
入於兄家更不得入室耶時對換人莫不服公之明
斷焉

御愛檜

御檜因風雨轉枝

亳州太清宮方營前殿臣氏深意老檜南枝碍殿簷
白宮吏欲斤斧去之一夕大雨雨明視巨枝以撐而

紅藥山房鈔本

北矣何至神之靈感如此真宗幸宮見而嘆異久
之後愛其茂盛甚於他檜乃召為御愛檜題者甚眾
惟石曼卿為絕唱今人得福唐林逋詩為真佳句也
詩曰

古殿當年欽筆時
老檜碍簷低人閒刀斧不
容手天上風雷與轉枝
烟色併來春蓋重月華
鏡傳夜相宜真呈一駐
驚與實從此佳名萬世知

柳子厚補遺

柳子厚柳州主前

柳宗元字子厚晚年謫授柳州刺史子厚不薄彼人
盡仁愛之術治之民有闕爭至於庭子厚分別曲直

使去終不忍以法從事於是民相告太守非怯也乃真愛我者也相戒不得以訟後又教之植木種禾養雞育魚皆有條法民益富民歌曰

柳州柳刺史 種柳柳江邊

柳色依依在 十株柳拂天

公豫知死名魏忌謝靈歐陽翼曰吾某月某日當去世子為見韓公當世能文為吾求廟碑後三年吾當食此民如期而死後三年公之神見於後堂壁下啟場翼見而拜之公曰羅池之陽可以為廟廟成乃割牲置酌酒祭公郡人畢集時有賓州軍將李儀運京

紅藥山房鈔本

韓文公祭文韓文公祭柳子厚

公生愛此民死當福此民何執為怪蛇異物驚懼之至死者公平生不足憤懣不能發泄今欲施於彼民何幸焉謝靈說甚可驚始終何度也無為怪異之述

九

嚴子平生之美名余與子厚甚厚其聽吾言

葬骨記 府公去理葬沉骨

熙寧四年戊申中赴道出北都館於憲行府時公臥疾侍者方供湯劑大遽使爾起去藥再墮地時公卧而看之顧驚曰俄有女奴叫呼呻吟仆於廟砌自言曰我公之妻族中某人也少選公子持劍賜之曰爾何鬼而敢恫人也女奴自道我非公子之妻族也此此為先容耳我即謝紅蓮者也向為人間室不幸主婦見即殺之埋骨於此不得往生遇公過此請保還此沉骨故耳語訖不復聞女奴乃無恙良已翌日

紅藥山房鈔本

見魏公其道其事公曰伏屍往往能為怪乃命官史往求之數日了不見骨一夕役夫夢一婦人曰我骨在厨浴之間役夫遂告主者果得骨但無腦耳公念其死時必非命卒遽埋掩故其章章乃以溫絮裹之絲衣覆之因思無首骨亦未為全會思州兵馬出巡道府見公乃命宿於其地以順其怪中夜後月甚明官見一婦人無首而舞於庭翌日官以此聞公復命求之又獲腦骨公直擇日如法葬於高原一夕公門下吏李生忘其名夢一婦人悅甚美髣髴衣履服飲新謂李生曰我乃向沉骨蒙魏公還之煥瑱得得安宅

十

則往生亦有日矣夫達神之德何可擬報子為我多謝衛公享生日汝何不往謝焉而託人得無不恭乎婦人曰我非敢懈蓋衛公時之正人又方貴顯所居有吏兵衛護是以我不敢見幸項子致誠懇也享生翌日以此事陳於衛公

叢塚記 富公為文於叢塚

皇祐年河決於商河自山而東溝澮皆淤溢地方千里糊為汙涂是時山東大歉民乃重困而流徙富公方帥青社公驛馳行俾州縣救濟來者尤擁倉廩適竭由是臥琇枕藉徐州元盛白骨蔽野莫知其數公

紅藥山房鈔本

命徐牧葬焉收得骨數十具擇地而葬公親為文以

祭之因曰叢塚

續補 鬼感富公立叢塚

書生王企夜過徐天晦迷失道望燈大煌煌企乃往而求宿既至若市邑企宿於老叟家曰居貧不能備酒饌展主禮企曰但容一宵以為干洗企因詢叟曰此地名可得聞乎叟曰叢鄉也蓋乃富公所建之鄉也企思念不聞叢鄉企乃告叟曰何富公所建叟曰吾之類無歸者乃得富公與刺史取之於此使有安居從是得生者大半矣富公之德以俟仙籍焉明日

十二

企行數里詢耕者云此北去四五里有人煙市邑處何地也耕者曰此惟有叢塚無市邑企乃悟宿於叢塚議曰葬骨達神其在陰德無上於此觀叢塚之下幽魂感德懷賜固可知矣惟大人君子能為此善事

彭郎中記 彭介見冤神治鬼

彭郎中者潭州湘陰人也有才學由進士登甲科歷官所至有美聲為吏民所愛服公晚年投郴州刺史到家歲餘中夜如廁見庖廊下有燈公謂女使來寢俄聞呼叱若呵責人公乃潛往目瞽窺之有烏衣朱冠者箕踞坐前筆撻一人公亦不知神鬼乃推戶而

紅藥山房鈔本

入他皆散去惟烏衣起而揖公公視其面蒼然焦黑不類人公知其異乃安定神室而問之子何人也而居此烏衣者云我公之屬吏公吾之主人某即憲神公曰適所譴責者何人神曰飢餓無主之鬼入公廐庖竊食耳公曰餓而盜食汝何責之深也神曰吾主內外事固刻則出巡邏魑魅魍魎皆逐之此吾職也神曰在吾境內無主之鬼日受飢凍公能春秋於臨水處多為酒肉祭之其為德不細無主之骨揮土掩之其賜甚厚若有災患此屬必能展力烏衣云吾職雖微權實頗著公之目下富有微志公歸急服牛黃

十三

以生屏致鼻中即無恙公至堂仆地侍者引起乃如所言而服之方愈後公如其言祭餼鬼於水濱葬道骨於高原公沒靈柩歸長沙空中聞百人泣聲又曰無主之鬼感恩而泣彭公移時而滅

紫府真人記 敘龜被訴於陰府

右侍禁孫勉受元城埽岸上一埽多墊陷頗費工役材料勉深患之乃詢埽卒其故何也卒曰有巨龜穴於其下茲埽所以壞也勉云其龜可得見乎卒答以平日龜居埽陰莫得見也或天氣晴以龜出水上或近洲曝背動輒移時勉曰伺其出報我我當射殺之

紅藥山房鈔本

以總掃害他日卒報曰出矣勉馳往觀之於時雨霽日上氣候溫煦龜於沙上迎日曝背目或開或閉頗甚舒適勉蔽於柳陰間伺其便連引矢射之正中其頸龜匍匐入水後三日龜於水中晃聞遙近勉一日晝卧公宇有一吏執書召勉勉曰我有官守子召我何之吏曰子以殺龜今被其訴召子證事勉不得已隨之行若百里道左右官關甚壯守衛皆金甲吏兵勉詢吏曰此何所也吏曰此乃紫府真人宮也勉曰真人何姓氏曰韓魏公也勉思念向蒙魏公提携乃故吏見之求助焉乃祝守門吏入報少選引入勉望

十三

魏公坐殿上衣冠若世間所常見圖畫神仙也侍立皆碧衣童子勉再拜立公亦微勞謝云汝韓人世嘗往陰府證事乎勉曰以殺龜被召乃再拜曰勉久蒙維持今入陰獄慮不得回又恐陷罪望真人大庇又勉魏公顧左右於東廡紫覆架中取青囊中黃諸公自視之傍侍立童讀諸曰龜不與人同龜百歲餘更後五百世方比人身之貴勉曰龜穴殘埽岸乃勉職也公以黃諸示勉公乃遣去勉出門見追吏云真人放子吾安敢攝也乃去一青衣童送勉至家童呼勉名勉乃覺勉見移監第九埽

紅藥山房鈔本

玉源道君 羅浮山道君後身

大丞相劉公吉州人也赴舉京師道過獨木鎮時天氣晴霽有老叟坐於道左曰知公赴舉執有一聯拜贈如何公忻然曰願聞叟曰今年且跨窮驢去異日當乘寶馬歸公受其句公曰叟何故知吾得意回也叟曰不惟名利巍我又大貴况公自是羅浮山玉源道君公愧謝叟乃去

王屋山道君 許古遇道君述

河陽孟州公吏許吉與孫榮松謀道過王屋山西峰忽見丞相龐公道服領三四童而行吉謂榮曰此丞

十四

相也嘗鎮河陽我趣走府庭見公甚熟吉暗詢侍童云此丞相龐公乎童曰是矣吉曰何故遊此童曰公作王屋山道君治此山吉領童通姓名出拜公亦微勞問俄有二武卒繫一虎來吉懼趣走公背虎閉目伏地向公若恐懼卒報云此虎昨日傷獵者某人公曰死乎卒曰不至是公顧童取囊中筆墨書曰付主者施行卒乃引虎去吉別公去行百步迴望向所見公處但碧烟綠霧絢麗相接不復見公文歸河陽具道其事

許真君

新成地白日上昇

紅藥山房鈔本

許真君名遜字敬之汝南人也祖父世慕至道敬之弱冠師大洞真人吳猛傳三清法舉孝廉拜蜀桂陽令以晉亂棄官與吳君同遊江左會王敦作亂二君乃假符祝謁敦欲止敦而存晉也一日同郭璞候敦善起而見曰孤昨夜夢將一木上破其天樞帝位果十全乎請先生圖之許曰此夢非吉吳曰木上破天是未字明公未可妄動又令璞筮之曰事無成問專曰起事禍將不久君往武昌尋不可測敦怒曰卿專幾何曰予壽盡今日敦令武士執璞赴刑二君同執飲席間乃隱形去至蘆江口召舟通鍾陵舟師解

十五

以無人力駕船二君曰但載我我自行船仍戒船師曰汝宜望聞目隱隱若聞舟行聲慎勿潛窺於是入舟頃刻間舟師聞舟抵樞木葉聲遂潛窺見二龍駕舟在紫霄峰頂龍至其境委舟而去二君曰汝不信吾教今至此奈何遂令舟師乃隱此峰頂教服靈草授以神仙術舟之遺迹今尚存焉許後在豫章遇一少年容修整自稱慎即許與之語知非人類既去謂門人曰適少年非塵精吾念江西累遭洪水為害蛟若不剪除恐致逃遁遂舉道服一窺見蛟精化一黃牛於沙北許謂弟子施泰玉曰彼黃牛我令化黑牛

紅藥山房鈔本

仍繫以白巾與闕汝祝之當以餘戲彼俄頃二牛奔逐泰玉以劍中黃牛之左股因投入城西井中黑牛亦入井蛟精退走蛟精先到潭州化一聰明少年又多珍寶娶刺史女貴玉女常旅遊江湖必多獲寶實而歸至是空歸且云被盜所傷須臾與客報云有道流許敬之見使君實出接生許曰爾君得佳婿略請見之慎即托疾不出許厲聲曰蛟精老魅焉敢造形蛟乃化本形至堂下命空中人殺之又令將二鬼來許以水噴之遂成小蛟妻貴氏然變父母力懇乃止令穿屋下文餘地皆是水際又急令移徙頃官舍沉沒

十六

為潭踪跡今宛然許後以東晉太康二年八月一日
於洪州西山舉家白日昇天

顏魯公 顏真卿羅浮尸解

顏真卿問罪李希烈內外知公不還皆發行於長樂
坡公醉跳卿 檀曰吾早遇道士云陶八八投刀主
碧霞丹至今不表又曰七十有厄即吉他日待我以
羅浮山得非今日之厄乎公至大梁希烈命縊殺之
瘞於城南希烈敗家人皆拒見狀觀如生通身金色
鬚髮長數尺歸葬偃師北山後有商人至羅浮山見
二道士樹下奕碁一曰何人至此對曰小客洛陽人
道士笑曰幸寄一封書達吾家北山顏家子孫得書
大驚曰先太師親翰也發塚棺已空矣還往羅浮求
覓竟無踪跡又曰先太師筆法盤頭馬尾之勢是真
得仙也

紅藥山房鈔本

青瑣高議前集卷之二

羣玉峰仙籍 牛蓋夢遊羣玉峰

進士牛蓋萊州人蓋少侍親江湖守官蓋志意消洒
所為俊壯尤重然諾平生未常輕許人土君子慕之
求學京師開戶罕接人事一日出都東門息柳陰下
忽然困息若暴疾乃依古柳而生俄若寐若飛神魂
至一處高門大第朱樞翠屋勢連霄漢蓋詢門吏此
何宮觀吏云羣玉宮也蓋謂吏曰居此宮者何人也
之為吏曰此宮藏神仙名籍蓋平生好清虛懇求吏
入宮吏曰常人不可往蓋生門少選有乘馬而至吏

紅藥山房鈔本

迎候甚恭下蓋熟視乃故人吳內翰臻蓋喜拜公久
談闊幸此相遇公去世今居此乎公曰吾掌此宮蓋
云聞此宮皆神仙名氏可一見乎公曰子志意甚清
加之與吾有舊吾令子一見以消罪戾公令蓋執其
帝則可同往不然不可也蓋執公帝步過三門方見
大殿九楹堂高數丈殿上皆大碑蒙以絳紗公命蓋
立砌下公升殿舉鈔蓋望之白玉為碑朱書字其上
則朱書大字云中州大仙籍其次皆名氏其數不啻
數千其中惟識數人他皆不知也所識者乃丞相呂
公夷簡丞相李公迪尚書余公靖龍圖何公中立而

已乃下殿與益在一小室間詰益曰天仙之詳可得聞乎公曰自有次序真人而上非一可知也道若次真人天仙次道若地仙次水仙次地仙地上聖者次水仙率皆正功行進補方進昇仙墮益曰所見者皆當世之公卿何也公曰今世之守令亦於常況公相登金門上玉堂日與天子謀道者乎此固非常人能至其地也益曰今見居乎世卿相率皆仙乎公曰十中八九焉益曰丞相富公弼高卧伊洛國之元老豈其仙乎公曰富公自是崑崙真人况有壽九十三歲方還崑崙府益曰公今何職公曰吾更三百年方補地上主者益曰主者又是何官公曰今之掌五岳四瀆名山大川者也公曰子宅今在汴河柳下也久之汝不得歸汝之宅且瓊長遠命一吏送焉益至河吏引益觀河為吏推墮其中益乃覺身坐古柳夜已一更昏黑傍有巡唱卒守之曰子疾乎我屬守之不致去拘之則不應汝之則不動若死者但有歎息出入子何若而又遠醒也益不告之是夜宿柳門外郎中明日為詩題壁而去其詩今存焉詩曰

須信出塵事 分明在目前
幾多浮世客 俱被利名牽

元

使

議曰益滿雅有信義者也亦各與人言此事故皆信之益今七十歲矣面色蒼然若年少年多遊雲水不時來都下今尚存焉

慈雲記 夢入五龍國悟道

慈雲長老姓袁始名道益州市人家甚富母織席業少供鹽米醢醢之給皆自專之暇日則就鄰學從漢以補束脩既久師恤其勤盡術誨之道乃益自冠強辱自染塵學成求試於秋官高第鄉書得去於上都待試南宮俄染沉疴既久生意幾亡因臥客館裝囊兼籌治愈已明省榜矣道極嘆惋不久春晚友人強邀遊西池波澄萬頃寒碧橋飛千尺長虹水殿澄澄彩舟泛泛士人和會蕭鼓沸溢憧憧往來莫知其數行於遊人中若失其友道乃獨步訪尋久而未見有一僧立於若素識者延頸望道略不回首道乃揖之僧曰子風骨清羸之久行倦怠道告曰久客華嚴臥病纏綿僧曰契院非遠暫避長者道與僧同行由池而去百步道北有小室入門簾土階竹窗瓦牕僧邀坐僧曰吾暫息少時子亦可休於此矣僧乃就榻遣性本恬靜甚愛清潔而不舉見此居惟塵三間一无所有似無烟爇氣味中室惟巨瓮一枚破笠覆之

子

道私念此氣必橫投其中試舉其至氣中明謂若月
光道俯視則樓臺高下人馬往來有若人世有人呼
道名姓道應之則隨身已在其中道都忘前事有宰
相李文國召道為賓文國愛其才學又以女妻之是
年秋試文國以道名上於春官道中魁選唱第宸庭
道為天下第一初授南都通理不久詔還開府御之
命時天子方征北狄道上奏云

臣本書生幸逢聖世繼叨祿食久冒官榮素無敏
才不能圖報應仕嚴近承乏諫垣敢竭愚衷上補
聖政近者魏類內侵疆邊應塞吏不善撫綏遠人

紅藥山房鈔本

則生猜異興師十萬深入虜庭飛騎繞東都竭摩
虛州軍授鉞而奉聖顏之取燄煌之舊地為大國
之提封臣究前書深明至理改夷狄如以明珠彈
雀雖得亦亡其珠矣得彼地由石田不可耕也故
人謂禦戎無上策臣思之未為至論臣以忠信結
之為上策揮將守邊為次策以兵仗之為中策以
女妻之為下策玉帛結之為無策臣雖愚不識
忌諱身有言責固當上陳

帝喜其奏詔授中丞危言鯁直傾動朝野森邪沮氣
中外屬遠猷而拜道居政地曲盡綢繆之理天下稱

二

瓊

林

為賢相天子立馬得女為后而廢王皇后道極諍曰
陛下無故廢一后天下為陛下如何也庭奪馬后乘
投殿砌下帝大怒即日敗薨州司馬中道敦就道至
瓊州與妻子對泣曰布衣致身卿卿足矣今得脫死
歸見故鄉休官高臥盡吾餘日妻曰我有謀君能從
吾可以生還道曰何謀可還也妻曰內臣繼忠帝方
寵用公以千金投之當獲其報道命童賁玉堂獻繼
忠言於帝道乃得還都居秋第會諫臣論其忠復拜
相帝方大興兵征遼道復為奏上帝言甚鯁忤妻謂
道曰昔在南廬四望瘴烟昏昏相繼相對而泣願見

紅藥山房鈔本

還里歸骨田原莫可得也今再用於朝又欲觸聖怒
逆龍鱗自取其禍敗道曰吾志已決多言奚為帝怒
罷相歸於私第時帝叔魏王有忠誼多與道往還後
王萌逆節金臺上奏言羅道已相怨望朝廷又教王
叛帝震怒朝服新東市道別妻曰憶昔釣錦水沿錦
岸嬉拭今日思之不可復得於時刀劍在前喪車在
後觀者如堵神魂飛揚道生祠上莫敢回顧乃拂然
及墮道乃覺身生氣旁曰視僧拭目方起恍然而醒
鑾然而興僧曰賢者以此門客心而悟意寧吾欲而
誘吾歸乃再拜謂僧曰富貴窮寒命也此天之所以

三